

第一章 概 说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现在全国有五十六个少数民族，阿昌族就是祖国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个成员。在历史上，阿昌族人民同云南省境内各族人民一道，以自己的智慧、勇敢和辛勤劳动，开发和捍卫了祖国西南边疆，在缔造祖国的历史和文化的伟大事业中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阿昌族分布于云南省西部地区，大约东起大理白族自治州，北抵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西至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与缅甸接壤。在地形上，高黎贡山和怒山山脉纵贯南北，山势起伏绵延，峡谷陡峻深邃。澜沧江和怒江顺着这两大山系蜿蜒南下，水流奔腾湍急，蕴藏着丰富的水力资源。高黎贡山余脉盘踞于保山地区西部的腾冲、龙陵以及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潞西、梁河、盈江、陇川、瑞丽等县境内，大盈江和龙川江沿山脉向西南倾泻，出国境后汇入伊洛瓦底江。总的来看，阿昌族居住区地形的特点是山脉和河流相间，山地高原和山间盆地交错；山地高原多，约占全区总面积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山间盆地（当地称为“坝子”）少，约占全区总面积的百分之十左右。

阿昌族居住的地区，依上述云南省西部地形分类，大体说来，属高黎贡山南向伸展余脉之间的有陇川县户撒坝子，梁河县的九保、曩宋、河西、杞木等坝子和山区地带，腾冲县的小蒲窝以及龙陵县的芒达一带地方。属怒山南向伸展余脉之间的有云龙县境内澜沧江西岸的漕涧坝子。属云岭南向伸展余脉的有云龙、兰坪等县的山间平坝及其边缘山区地带，这是历史上阿昌族主要

的住居区域。由于适应山地与平坝相间的复杂地形，以及历史上民族的迁徙流动，阿昌族人民也有部分住居于坝子边缘的半山区。

在辽阔的丛山峻岭和山间盆地，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有煤、铁、铜、铅、锡、云母、石墨、硫磺等，随着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这些矿藏资源将逐步进行开采。纵横绵亘数百里的高山上，覆盖着茂密的森林，其中还栖息着马鹿、麂子、獐子、熊、豹、野猪、猴子、兔子、孔雀、锦鸡、鹌鹑、山鸡等珍禽异兽。丛山湿热地带，生长着多种野生名贵药材。在种类繁多的野生植物中，有的经过加工后，可以提炼出冬青油、香茅油、松节油、桉叶油、栲胶等原料，满足工业、医药上的需要。

由于阿昌族分布地区属于亚热带高原湿润季风气候，一年中干湿季节分明，山间平地气温最高，雨量充沛，加之河谷平坝土质肥沃，宜于各种农作物生长，产量很高。农作物种类，主要有稻、麦、玉米、豆类等，其中尤以水稻著称，是当地的主要粮食作物。经济作物主要有烟、茶、甘蔗、木棉、香果等；其中户撒坝子的烟叶质量很高，享有盛名，行销境内外；梁河地区盛产香果，加工为香果油，除供照明需要外，可作工业、医药的原料。

阿昌族的人口，据一九八二年的统计共有二万零四百一十二人。其中约百分之九十的人口居住于陇川县户撒，梁河县九保、曩宋、河西、杞木，潞西县五插潞等地。其余约百分之十的人口分布于盈江县盏达，腾冲县小蒲川，龙陵县芒达，云龙县漕涧、旧州等地。此外，在缅甸境内也居住着一部分阿昌族。

阿昌，古代的汉文献中也写作“峨（娥、蛾、莪）昌”或“萇昌”，虽然各类史书所用的译词不同，但都出于“阿昌”这一族称。阿昌族人民因居住地区的不同，还有不同自称，户撒地区自称为“蒙撒”、“傣撒”、“蒙撒掸”或“衬撒”，梁河地

区则自称为“汉撒”、“阿昌”。

阿昌族的语言，国内语言学者曾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作过调查，并运用语言谱系分类法进行研究，对其系属提出两种不同见解：一说阿昌族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缅语支；一说阿昌族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持后说的语言学者将阿昌族语言中一些古老的词汇和一些基本的语言成分，同彝语支各族语言作了相应对比研究，认为阿昌族语言同彝语支各族语言更为接近，这与阿昌族和彝语支各民族同源干古代氏羌部落族群有关系。

此外，由于历史的种种原因，阿昌族的祖先曾在云南西部自东北逐渐向西南地带频繁迁徙，在较大的区域范围内长期同其他民族交错杂居，互相依存，因而在语言上也借用共同的外来语，吸收了对方的语词，从而形成了今天本民族语言的复杂性。从今存于阿昌族中的两种方言来看，在户撒方言中吸收了一些傣语、缅语、景颇（景颇支）语成分，在梁河方言中吸收了一些汉语、景颇（载瓦支）语、傣语成分。因此，在户撒、梁河两地的阿昌族人民中，不少人能通多种其他民族的语言或方言。这反映了阿昌族语言成分的复杂性。

阿昌族对于本民族语言的复杂性，有这样一种传说：开天辟地时，就分出了很多民族，那时各民族都没有自己的语言，人们在生产、生活上都感到很不方便。后来，人世间出了一个黄帝，召集各民族去分语言，景颇族（载瓦支）、傣族、傣傣族、汉族先到，从黄帝那里分了语言。阿昌族的祖先因住在遥远的地方，赶到黄帝那里时，语言已经分完了，黄帝没有办法，就叫分得语言的民族各分几句给阿昌族。从此，阿昌族才有语言，而在阿昌族语言中也就搀杂着景颇、傣、傣傣、汉、白等各民族语言的不同成分。这个传说虽是附会，却也真实地反映了阿昌族在历史上长期同其他民族共处，广泛地吸取了其他民族的语言成分这一特

点。它有利于阿昌族与邻近地区各民族在经济、文化上的交流，促进本民族社会的发展。

阿昌族是一个勤劳勇敢、富有智慧的民族。很早以前，阿昌族就不畏艰难，与大自然进行斗争；以自己的辛勤劳动，在崇山峻岭中的处女地上开辟出田地，并引水灌溉，发展农业生产。努力学习内地先进民族的生产技术，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精心制作了铁质生产工具，推广使用于手工业和农业生产部门，对边疆民族地区生产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阿昌族是一个富有爱国热情，勇于捍卫祖国领土的民族。在近代史上，西方帝国主义曾野心勃勃地屡次将其侵略魔爪伸进我国西南边疆的德宏境内，蚕食鲸吞我国领土。阿昌族同边疆各民族团结一致，共同对敌，一次又一次的击退了敌人的入侵，充分发扬了阿昌族捍卫祖国边疆领土的爱国传统。

阿昌族是一个富有革命传统的民族。很早以前，阿昌族就直接受到南甸、干崖、户撒、腊撒诸土司的压迫和剥削。晚近时期，又增加了国民党大民族主义的统治。阿昌族对于历代的封建统治，曾经进行了长期的不屈不挠的斗争，直到一九五〇年春获得了彻底的解放。

解放后，阿昌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先后进行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关系。一九五三年成立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在州、县各级自治机关的领导下，阿昌族享有政治上的民族平等权利，目前，德宏州境内还建立了十四个阿昌族自治乡。三十多年来，阿昌族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逐渐改变了解放前的贫穷落后面貌。文化、教育、卫生、交通等各项社会主义事业也相应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当前的四个现代化建设中，还注意了民族地区的特点，照顾了民族的需要，调整了民族间的经济关系，从而加速了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

现在，我们伟大的祖国已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阿昌族和各族人民一道，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加强团结，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为逐渐消除边疆民族地区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事实上的不平等，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而努力奋斗。

第二章 民族来源

一 从语言亲属关系考察古代 阿昌族的族属渊源

阿昌族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因而没有本民族文字记载的文献资料。汉文献中关于阿昌族古代历史的记载甚少，且多混杂含糊，所以在探索阿昌族的族属渊源时，存在许多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把语言的谱系分类法运用于阿昌族的族源研究上，具有科学的意义。

语言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它随着社会的产生而产生、发展而发展，具有很大的稳固性。因此，在民族历史上，凡是在语言上有着亲属关系的民族，常常是有相近起源、相近传统和相近文化的民族。正因为这样，近世学者曾把各民族的语言按其亲属关系，划分为语系、语族和语支，以此来说明它们是具有共同历史来源的语言组成的，并把族系作为一个整体来当作研究的对象，进而窥探各个民族历史发展的线索。

云南是中国西南的一个边疆省，境内民族成分很多，现已识别确定的有二十四个少数民族。从语言系属看，这些民族分别属于汉藏语系的藏缅语族（或藏彝语族）、苗瑶语族、壮侗语族和南亚语系的孟高棉语族。在这四个语族中，根据各民族之间存在的远近程度不同的亲属关系，又分别划分出不同的语支。

根据学者的调查研究，阿昌族的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

彝语支。这表明阿昌族的语言与同语族、特别是同语族中的同语支的其他兄弟民族语言之间存在着更为接近的亲属关系，因而阿昌族与彝语支各民族有共同的起源。

从中国西南地区的古代各民族历史来看，这些被统称为“西南夷”的部落族群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但在起源、发展上也有源流各别。研究中国西南民族历史的学者，根据民族语言的亲属关系，一般将西南民族划分为三系：氏羌、越、濮。这里我们就来考察一下与阿昌族的族属渊源有关联的氏羌系。

在古代文献中，对西南地区数以百计的“君长”所领部落、族群之族系作出比较全面记录的，首推《史记·西南夷列传》，其中的一段记录是这样说的：

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魑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桐师以东，北至牂榆，名为嵩、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长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嵩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笮都最大；自笮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氏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

按，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公元前145——前86年或前135——前93年）于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而到达西南地区，以其见闻所及作了如上的记录，这是可以信据的。这里把当时活动在西南地区的许多部落族群按其居住区域、经济生活、风俗习惯，划分为七个部落集团，即夜郎、滇、邛都、白马、嵩和昆明、徙（斯）和笮都、冉

关于阿昌族语支的划分，有的学者主张划归藏缅语族的景颇语见《国内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概况》（中华书局一九五四年版）。

駮。大体说来，这些部落集团分属于氏羌系和濮系，而以氏羌系为主。至于越系，因当时其所属部落主要分布在“巴蜀西南外蛮夷”南向辽阔地区，这里没有述及。

云南境内的民族划入氏羌系者，均属于藏缅语族，也是古代西南地区最活跃的一个族群。随着历史的发展，氏羌系逐渐分化，出现了两汉时期的僰、昆明，东汉末至唐以前的叟、摩沙，唐宋时期的白蛮、乌蛮等，根据他们语言上的亲属关系，分别划入白语支和彝语支。他们在西南地区的一定地域范围内，长期互相交错杂居在一起，只是有的地方以彝语支各族为主，白语支民族其次；有的地方则以白语支民族为主，彝语支各族的人口较少，如此而已。

阿昌族的语言属于藏缅语族的彝语支，因而在族源上与同语支各民族有着共同的渊源关系，即他们均出自氏羌系。

应该指出，这里只是就阿昌族的语言系属来探索本民族的族属渊源，它不过是考察阿昌族来源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它的全部。阿昌族作为一个历史民族，他们的语言发展是很复杂的，目前在确定语支上的不同认识也说明了这一点。由于历史上居住地区的变动，语言环境的不同，因而本民族语言在语音、词汇等方面，也产生了区域性的差别。在澜沧江以西地区，阿昌族先民长期同越、濮两系先民相处，语言上虽仍保持着古代民族语言的特点，但也发生了变化。如近世本民族内部出现的梁河方言和户撒方言，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而澜沧江两岸及其以东地区的阿昌族先民则逐渐被“僰人”、“么些”、“卢蛮”等所同化，其语言也逐渐丧失其民族的特点。因此，当我们考察阿昌族的语言亲属关系时，应看到这些比较复杂的因素。

二 历史文献中的阿昌族先民

(一) 唐代以前氏羌族群的南迁及其衍化

在古代汉文献中，我们现在所能判明的关于阿昌族先民的记录，最早是在唐代。至于唐代以前的记录，则大都含糊混杂，难于辨清，因而只有借助于语言谱系分类法去划分族系，从亲属语言的起源及其发展来追寻古代阿昌族的来源，这在前面谈到了。概括说来，阿昌族作为藏缅语族彝语支的一个成员，在民族来源上，与彝语支各民族有相近的起源，即同源于古代的氏羌族群。这里有必要对古代氏羌族群中的一部分南向流徙及其衍化略作补充说明。

羌人原是我国西部古老的游牧部落，自先秦以迄南北朝，主要分布于今甘肃省兰州以西、青海省西宁以南辽阔区域。《后汉书·西羌传》说：

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其国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滨于赐支，至于河首，绵地千里。赐支者，《禹贡》所谓析支者也。南接蜀、汉徼外蛮夷，西北鄯善、车师诸国。

这里所说的“三危”，在今甘肃省西部敦煌一带；“河关”，在今青海省贵德东部；“赐支”，在今青海省贵德西河曲处；“河首”，在今甘肃、青海的积石山一带。“蜀、汉”，是对当时西南地区的蜀郡、汉郡的略称；“蜀、汉徼外”，即今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南部、甘孜藏族自治州一带；“鄯善、车师”，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部。西汉以前羌人族群分布的区域，西与西域的鄯善、车师为邻，南与“蜀、汉徼外蛮夷”相接，地域辽阔，其中，赐支、河首和河湟一带是羌人部落极为活跃的地方。

西汉时，羌人部落虽已南向流徙至“蜀、汉徼外蛮夷地”，但大量的羌人南徙进入西南地区，这却是东汉以后的事。《后汉书·西羌传》说：

和帝永元六年（公元94年），蜀郡徼外大群夷种羌豪造头率种人五十万余口内属，拜造头为邑君长，赐印绶。

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蜀郡徼外羌龙桥等六种万七千八百八十口内属。

明年，蜀郡徼外羌薄申等八种三万六千九百口复举土内属。

仅据上述这几段史料所提供的线索，大体可以窥见东汉时期羌人部落大量南向流徙的盛况。至于南迁后抵蜀郡徼外的诸种羌的活动地区，现在难于具考，但必在蜀郡以西即今甘孜藏族自治州一带当是无疑的。直至两晋南北朝时，甘、青羌人部落仍继续向南迁徙，终于遍及今所谓川西民族走廊。

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这时的西部羌人部落大量南向流徙？当时中国西部地区的民族关系是复杂的，因而引起羌人部落长期的、大量的流徙，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载籍来看，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来自其他民族势力的压迫和征伐。

这里且举一例。公元四世纪末，西秦兴起于今甘肃西南部，曾多次发兵进攻其西南湟川、黑水、南湟、武始、洮阳一带的羌人部落^①。按，湟川，即羌水，今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之白龙

^① 《资治通鉴》卷一二 载：公元四一年，“秦左卫将军匹达等将兵讨（羌）彭利和于湟川，大破之……徙羌豪三千户于枹罕，湟川羌三万余户皆安堵如故。”公元四二五年，“镇南将军吉毗等击黑水羌酋丘担，大破之。”公元四二六年，“秦征南将军吉毗镇南湟，陇西人辛澹帅户三千据城逐毗，毗走还枹罕（胡注：南湟当又在湟川之南）。公元四二七年，山羌叛秦，“秦王炽磐遣左丞相昙达招慰武始诸羌，征南将军吉毗招慰洮阳诸羌。羌人执昙达送夏；吉毗为羌人所击，奔还。土马死者什八九。”同年 平南将军吴汉为梁州刺史，镇南湟，“为羌群所攻，帅户二千还于枹罕。”

江，甘南藏族自治州与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毗连；黑水，今阿坝藏族自治州南坪县之黑河；南强，即自南坪县流入甘南藏族自治州文县之白水江；武始，今甘肃省临洮县。这一带地区，汉代属陇西、武都两郡地，是自河湟南下的参狼羌活动的地方。概括说来，西秦时，这里的羌人部落活动区域，大致在今洮河、白龙江、白水江上游地带，即古代的洮 湟地区，西秦伐洮强人，指的就是居住于洮强的羌人部落。

西晋末，吐谷浑西迁今甘肃、青海间，与羌人部落接触；南北朝时，其王夸吕称可汗，以伏俟城（在今青海湖西岸）为活动的中心，势力渐强，侵扰氏羌部落。《通典·边防·吐谷浑》说：“兼并氏羌，号为强国。”历史文献中屡见促使羌人部落迁徙的事例，此不再赘引。

综观文献记录，古代羌人部落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开始部分向南流徙。汉代南迁人数逐渐增多，除迁到蜀郡北部即今四川省茂汶羌族自治县一带的“汶山羌”以外，大量的是迁到今甘孜藏族自治州一带的“蜀郡徼外羌”。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黄河中、上游各民族陷入分裂割据的局面，出现民族的大迁徙，又导致羌人部落大量迁入西南地区。

羌人部落迁入西南地区后，与“蜀、汉徼外蛮夷”长期杂处，频繁往来，互相依存，以致互相融合，从而引起了西南地区民族结构的变化。就其较大的部落集团而言，早在西汉时，司马迁就把当时为数众多的西南民族部落划分为夜郎、滇、邛都、白马、嵩和昆明、徙（斯）和笮都、冉駹七个集团，后人将其划为氏羌、濮两大系。

随着历史的发展，西南地区的民族部落又不断分化。直至唐初，出现了许多不同名号的部落，其中与藏缅语族彝语支各民族有渊源关系的有僰、叟、摩沙、爨等。阿昌族作为彝语支民族之一，在民族来源方面，亦当与唐代以前的这些部落族群有着渊源

关系。这就是当今考察阿昌族的族源时必然要追溯到古代氏羌族系的由来。

（二）唐、宋时期的“寻传蛮”

有唐一代，叟、爨等部落集团进一步衍变，分化为许多部落，阿昌族先民就是其中的一个部落，唐代文献中称为“寻传蛮”。《蛮书》卷四说：“寻传蛮，阁罗凤所讨定也。”又卷三说：阁罗凤“西开寻传，南通骠国”。这里所说的“寻传”是地区名，因寻传蛮居住而得名，在今澜沧江上游以西至缅甸克钦邦境内的祁鲜山以东的辽阔地带。阁罗凤西开寻传后，通过寻传地区向南扩展势力至骠国，即今缅甸曼德勒境。同时，又通过寻传地区向西北部开拓，到达伊洛瓦底江上游以东地带，所以《南诏德化碑》又有“西开寻传，禄郫出丽水之金”的记载。丽水，即伊洛瓦底江；禄郫，丽水支流，即泸水县境外的小江，从片马、古浪、岗房边境西北流入恩梅开江。由此看来，唐代的寻传蛮分布地域辽阔，包括澜沧江以西，至缅甸克钦邦境内伊洛瓦底江上游的恩梅开江和迈立开江一带。

在澜沧江以东地区，也有寻传蛮分布。《蛮书》卷二又说：

又有水，源出台登山，南流过嵩州，西南至会州诺賧，与东泸水合。古诺水也。源出吐蕃中节度北，谓之诺矣江，南郎部落。又东折流至寻传部落，与磨些江合。源出吐蕃中节度西共笼川犛牛石下，故谓之犛牛河。……至寻传与东泸水合。东北过会同川，总名泸水。

这一段史料值得仔细推敲。按水指今西昌地区的安宁河台登山，在今冕宁县境内；嵩州，今西昌；会州诺賧，今米易；东泸水，今雅砻江，即古诺水；磨些江，今丽江纳西族自治县、永胜县境内的一段金沙江；会同川，今会理。从地理位置看，今四川

省雅砻江至云南省丽江、永胜等县的一段金沙江之间这一带地方，原是唐代以前氏羌族系各民族部落住居区域。到了唐、宋时期，在泸水（今雅砻江）附近仍有“寻传部落”，这一方面说明这些寻传部落当是从古代氏羌族系的部落群中繁衍分化出来的。同时也说明这一带地区正是阿昌族先民即“寻传蛮”分布的地方，只是到唐代以后，他们中的一部分已逐渐向西流徙至澜沧江及其以西的寻传地区。从族称看，这个地区的阿昌族先民，也以“寻传部落”开始见诸于史籍。这种历史迹象，证明古泸水附近的“寻传部落”与澜沧江以西的“寻传蛮”是同族，这当是无疑的。

（三）元、明、清时期的“峨昌”、“阿昌”

在元代历史文献中，称阿昌族的祖先为“峨昌”或“阿昌”。《元史·地理志》说：

其地在大理西南，澜沧江界其东，与缅甸接。其西土蛮凡八种：曰金齿、曰百夷、曰僰、曰峨昌、曰骠、曰爨、曰渠罗、曰比苏。

南爨，在镇西路西北，其地有阿赛爨，舞真爨，白夷、峨昌所居。

这里所说的八种“土蛮”是元代金齿宣抚司辖境的民族部落，分布于澜沧江以西至与缅甸相连接地带。镇西路，今盈江县。其中的“僰”靠内，“峨昌”则散及全境，与“金齿”、“百夷”普遍杂居。又《招捕总录》说：

至元十四年，……时大理路蒙古千户忽都，……奉命伐永昌之西腾越、蒲骠阿昌、金齿之未降部族，驻南甸，……。从这条史料来看，当时金齿宣抚司所辖区域内，阿昌族祖先主要住居于今保山、腾冲、梁河一带。蒲骠，在今保山县西南部；南甸，今梁河县；永昌，今保山；腾越，今腾冲。忽都奉命征伐永

昌之西腾越、蒲驪一带地区的“阿昌、金齿之未降部族”，表明这一带地区的阿昌、金齿当不少，有一定的实力，从而引起元代统治者的重视。

此外，上引史料也表明，现在的阿昌族名称，即“阿昌”，就是在元代开始确定了的。大约在十二世纪末（元世祖至元年），史称阿昌族的祖先为“峨昌”；到十三世纪初（元成宗大德年间），就以“阿昌”这一名号来称呼阿昌族的祖先。“峨”、“阿”同音异字。以后的文献中虽有写作“峨昌”、“莪昌”、“萼昌”的，但这只是音译的不同，都出于“阿昌”这个名称。

元代云南省西部阿昌族祖先住居区域，大体包括大理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所领大理路、永昌府、腾冲府、镇西路、茫施路和麓川路。这一带辽阔地区，大体与南诏时期寻传蛮生活和活动区域的范围相同，其北至怒江以西、高黎贡山地带，其余没有大的变迁。《元混一方輿胜览》说：

麓川江出萼昌，经越𠵿傍高黎贡山，由茫施孟乃甸入缅甸中。

按，麓川江，今龙川江；越𠵿，今腾冲；茫施，今芒市。龙川江发源于今泸水县西部边境尖高山，往西与缅甸克钦邦接壤，元代属云龙路管辖，这一带地区也有阿昌族祖先分布。由于这些地带正是唐代“裸形蛮”（又称“野蛮”）生活和活动的中心地区，“萼昌”与其长期杂处，生活习俗、语言等互相发生影响，彼此关系颇为密切。

元代澜沧江以东仍有部分“阿昌”居住在这里。《元一统志》说：

丽江路，蛮有八种：曰么些、曰白、曰罗落、曰冬闷、曰峨昌、曰爨、曰吐蕃、曰𠵿，参错而居。

按，据《元·地理志》记载，丽江路所领北胜府、永宁州、蒗

蕙州、兰州等地区都有阿昌族祖先分布。

明代文献中对阿昌族的祖先有更明确的记载。《百夷传》说：

百夷在云南西南数千里，其地方万里。……俗有大百夷、小百夷、漂人、古刺、哈刺、缅人、结些、吟杜、弩人、蒲蛮、阿昌等名，故曰百夷。

按，这里所说的“百夷”，可作两种解释：一是地域，即《百夷传》所说的“百夷即麓川平缅也”，为元代的麓川、平缅两路地，今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境；一是金齿地区内各少数民族的总称。

明洪武二十九年（公元1396年），进士、同官行人司行人钱古训、李思聪奉使缅甸及百夷，归来后，写了《百夷传》，以作者亲历其境的所见所闻，记录了当地各少数民族的历史、地理、社会组织、生活习俗的真实情况。其中虽以大百夷、小百夷（傣族先民）为主要对象，但也涉及阿昌、蒲蛮（布朗、德昂族先民）、弩人（怒人，怒族先民）、结些（结些、遮些，景颇族先民中的“喇期”的他称）以及吟杜（哈杜）、古刺、哈刺（佤族先民的自称或他称）、漂人、缅人等。明代初期，这些族群中除分布于今户撒、腊撒一带的部分阿昌族祖先（“阿昌”）外，其余大都因坝区大百夷、小百夷的兴起及其统治者（土司）的压迫而逐渐退居山谷地带。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六腾冲司说“居山野间”，又卷五云龙州说“散居山壑间”；嘉庆《大理府志》卷二《地理志·风俗》说“散居山谷”。这些记载反映了明代阿昌族

元朝于公元一二七六年（至元十三年）置丽江路，设军民总管府，后罢府置宣抚司，领一府七州一县：北胜府（今永胜），顺州（今鹤庆境）、蒗蕙州（今宁蒗境）、永宁州（今永宁境）、通安州（今丽江城区）、宝山州（今丽江东部）、兰州（今兰坪境）、巨津州（今巨甸境），临西县。见《元史地理志》。

祖先大多居住于山区。

又《滇略》卷九说：

阿昌，一名峨昌。……杂处山谷夷、罗之间，听土司役属。

里麻，与茶山接壤，……土酋刀姓，亦以拒贼功授官，所辖皆峨昌夷。近其地亦为野人所夺，夺入内地赤石坪栖在。

这里所说的“阿昌”，即分布于永昌、腾越境及其西南山间盆地“百夷”土司辖境山区。这个区域内有夷（百夷）、罗（罗罗），阿昌族祖先“杂处于夷、罗之间，听土司役属”。按，里麻，即明代里麻长官司地，在今缅甸克钦邦东北的江心坡；茶山，即明代茶山长官司地，在今江心坡东南的小江流域一带，均为“峨昌夷”住居地方。

至于澜沧江以东，即元代丽江路辖区的阿昌族祖先，到明代一般仍居于原地。正德《云南志》卷十二北胜州（今永胜）说：

境内之夷七种：弥河白蛮……峨昌诸蛮也。

这里所说的北胜州“境内之夷七种”，与《元一统志》所载大体一致。若再上溯至唐代，这一带地区的“峨昌”当是居住在诺水（今雅砻江）和磨些江（今金沙江）合流地带的寻传部落。

元、明时期，澜沧江以东地区，正是彝语支中的“罗落”（彝族先民）、“卢蛮”（傈僳族先民）主要分布区域之一，阿昌族祖先杂居其间。明代晚期，“僰人”（即“白子”，白族先民）移居大理府领云龙州者日益增多，阿昌族祖先一部分西迁，一部分逐渐融于僰人、卢蛮和罗落之中。又《大理府志》卷二《地理志·风俗》说：“龙其人，峨昌夷也。”这也是指大理府属云龙州西部（澜沧江西岸之旧州领地）的阿昌族祖先，何以称“龙其”，不解其意，疑为他称。

唐、宋的“寻传蛮”广泛分布于澜沧江以西辽阔地区，而元代的丽江路西部辖区也越过澜沧江而与金齿宣抚司的东部相接，明代的大理府辖区也驻澜沧江西部的旧州，这些地区都是阿昌族祖先的活动区域。所以，在明代的文献中，仍有称阿昌族的祖先为“寻传蛮”的。如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五云龙州说：“境内多蛾昌蛮，即寻传蛮。”

综观自唐、宋迄元、明，澜沧江以西直至丽水一带，同是彝语支、景颇语支所属各民族先民的住居区域。而文献中对这两个语支各民族先民的称呼却各不相同，有记录其自称，有记录其他称，也有辱称。其中，唐代的“寻传蛮”显然是指阿昌族先民。见于唐代以后载籍的，前面已略有引述。这里顺便指出，关于这方面的考察中，也有将“寻传蛮”和“裸形蛮”（或“野蛮”）混为一谈，因而出现了一些混乱^①。其实，文献中的“寻传蛮”是与“裸形蛮”各别的。

《蛮书》卷四说：

裸形蛮，在寻传城西三百里，为巢穴，或谓之野蛮。阁罗凤既定寻传，而令野蛮散居山谷。

按，寻传城，在今江心坡。裸形蛮居住地在寻传城西三百里，即祁鲜山以西广阔地区。所以《蛮书》卷六说：“祁鲜以西即裸形蛮也”，即今缅甸克钦邦境内的高甘山北部伊洛瓦底江上游地带。而祁鲜山以东则为寻传地区，寻传蛮多散居在这一带地方。

《蛮书》卷六说：

“蛾昌蛮，即寻传蛮，而‘蛾昌’是载瓦支、浪峨支原来的族称”；“元明时期，史书所载景颇族又多称之为‘蛾昌’、‘我昌’、‘蛾昌’等”；“阿昌族包括部分景颇族在内”；景颇族的先民是元明时期的“阿昌”等等。见《景颇族简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版）。

“这里（按，寻传）人口众多，……史书统称为‘寻传蛮’，他们是阿昌族和景颇族的前身。”见《云南少数民族》（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